



✧ 日本作家时雨泽惠一曾写下：世界并不美丽，却又因此而美丽。

✧ 而我便就写下了：这个因为不美丽而无比美丽的世界。

世界

目录

世纪末

黑旗

在复活节

静默

出走

雨后

告别

燃烧

自己

重生

狼群

当我们微笑着谈论着死亡

点燃星空

来自光的祝福

关于你

黄昏

在银河的另一条旋臂上

夜

月光

世界

被火烧云映红的那个夏天

向你陨落

晚安

深海之光

祝福

可汗

苏珊最后的旅行

九月

我想走到世界中去

灰尘

丢失

灯塔

别回头

已故

哈歌尔泽

漩涡里的希望

灰鸟

初夏

归来

最后

不然

闪烁的恒星

远望

艾尔斯蓝

航海士的梦

索菲亚

结晶

月泪

月梦

旧谣

深海里的

玫瑰花瓣上的国度

捉星星的塔

跨越星河的承诺

海谣

后来，每天的春天来

献给你，黑夜的女儿

启示

以梦为猛犸

风花雪月

महास्थामप्राप्त

江戸の彼女

切比雪夫写下不等式时的忧伤

离歌

柠檬

蒙娜丽莎出走

献给你那二十亿光年的孤独

英雄

蜻蜓

伦敦1992

Surréalisme

不见不散，如果永远都不再见

鲸歌

Clair de Lune

在山海关

你不再能举起光，因为你就是光

轮回初转

Hoppípolla

愿与

挪威的森林

不圣经

星耀

此岸花开

蓝鸟说

万月

她

秋水

海妖

时间浅底

鬼彻

日蚀

我们像小说里的悲剧人物一样

一个孩子的心愿

在银河的旋臂上

在银河的旋臂上

百鬼夜行

北回归线

女王

错过

泸沽湖

泪

往事

新月

致爱丽丝

满洲里

二次量子化

鹿匿

鲸落

芒

一只白鸽飞过斯大林广场

诗格洛斯小姐

逆行

母星

维京式葬礼

飞鸟

在城市中迷路的鹿

世纪末

我在宇宙中漫无边际地航行

追逐着光和你的轨迹

时间逆流而上，淹没一切

格陵兰岛的白夜和烈风

君士坦丁堡的花海和歌谣

地球和月球的往事

一切，一切

连同你那遥不可及的呼吸

那么，还剩下什么呢

前方一望无际的是黑暗

黑暗中包裹的是光

是新世界，那么

再见了，愿你悲伤时能触摸到

大麦哲伦星系的每一颗星星

黑旗

桅杆上爬满了荆棘

墓碑朝向大海

鹰隼追逐着贼鸥

业火的木船

在太阳与海平面相切的那一刻

把黑旗抛洒向天空



再次起航

在复活节

我踩着古老的年轮

木桩的遗嘱

望向远方

刀锋划过天空

泥土拍打着泥土

墓碑雕刻着墓碑

入夜的第二百二十二个夜晚

我在期待黎明

就像一切尚未开始

一切永不结束

黑暗的大地长满了耳朵

世界安静下来

像一首摇篮曲

安眠之后复活

静默

天空静默

大海静默

我在歌唱

而你静默

出走

我在黎明之前出走

行囊里装着整个世界

雨后

后来有一天

雨终于停了下来

我们收拾好屋子

推开窗子

在阳光中点燃老旧的信件

生起最后的火焰

然后在这一天

我们出发了

出发去不同的天堂

我们离开了

信件的灰烬在阳光下

四散纷飞

我们在尘世的风尘中

再也不见

告别

送信的人走了

向着遥远的东方走了

只留下一个空空的信封

和一个绽放的黎明

燃烧

我们把悲伤当作柴火

生起火焰直到天明

温暖整个世界

照亮整个人间

自己

我在世界的迷宫中找寻自己

未曾谋面却丢失了的自己

重生

让我最后一次亲吻下沉的呼吸

明日，雾霭散尽之时

我们遗忘了所有，纵情高歌

狼群

我们在命运身后低吼

向黑暗挥手

永远不为谁而停留

明天又要远走

当我们微笑着谈论着死亡

当海浪轻拂着沙滩

当落日遥望着新月

不能远行的人们

不能相遇的人们

再醒来，多年以后

再入睡，度过余生

而我们固执地忘记过往

而我们微笑着讨论死亡

点燃星空

你点亮天边的星辰

我吻去你眼角的泪痕

来自光的祝福

请原谅我们放荡不羁的忧伤

因为我们终将变成光

关于你

你知道的，关于出生和死去

关于爱

关于那个被火烧云映红的夏天

黄昏

最后我们融化在彼此的黄昏里，

结局，错落的夜晚缓缓降临。

在银河的另一条旋臂上  
或许，在平行世界里  
你我都已死去  
被一艘悬空的帆船带到冥河  
再乘上河畔的列车向前  
那时，我便会安静地  
看着车窗外呼啸而过的风景  
而你静静地看着我  
我们一言不发  
后来列车驶入了黑夜  
我看着那颗最亮的星星  
眼角带着泪  
而你抱住了我  
让我们把没发生的故事讲完  
好吗，你说

夜

飞鸟停下休憩

落叶停止呼吸

神明小心翼翼

月光

月光敲打着窗台的时候

星星就落下来  
用秘密交换秘密

她  
收起羽毛吧  
回到她的身旁  
答应我  
不再飞翔  
回到她的身旁  
一朝一夕

忘记彼岸吧  
回到她的身旁  
答应我  
忘记彼岸  
回到她的身旁  
一生一世

世界  
我们追逐着太阳的金芒  
路过高山，河原，海洋  
沉落于地下  
便遇见了这个世界  
一个尚未绽放的

世界

被火烧云映红的那个夏天

所有的秘密化作一声叹息

所有的叹息成为一个秘密

向你陨落

飞船抵达光速

一切正常

我正向你陨落

晚安

心里的话

说出来便泪如雨下

离别的歌

唱出来便相忘天涯

猜不出你的密语

只好把它藏在心底

讲不出你的道理

只好让它销声匿迹

你骄傲地飞远

我对你说晚安

季节不停变换

世界如此纷乱

阅尽离合悲欢

对你说声晚安

深海之光

寂寞的地铁开往深海

城市在一瞬间沉落

发光的塔尖

变成了发光的水母

疾驰的汽车

变成了深海的鱼群

所以丢失了方向

所以随波逐流

所以忘记你

所以难以呼吸

深海之光

迟迟未能升起

祝福

我们笑着

哭着

热泪盈眶着

可汗



记忆中遥远而神秘的山峦  
传来神圣的呼唤  
穿过河原，洼地和海洋  
抵达神最后的孩子

父亲，父亲，请原谅我的罪  
原谅我不合时宜的出走  
父亲，父亲，请收下我的泪  
听我唱完一首黑夜的歌

沿着天狼星所指引的方向  
我再次来到你面前  
头戴花冠，身披荆棘，脚踏草履  
来到你的面前  
父亲，父亲，请鸣响你的号角  
我将再次出征

苏珊最后的旅行  
不远处忽明忽暗的灯火  
灼烧着雨夜的黑暗

紧紧跟随着麦子的芬芳  
你来到了码头

街角消失的黑猫

是守卫着黑夜的精灵

回来吧，都回来吧

所有在黑夜里找家的孩子

九月

抬头，举杯，看银河

在这九月的夜

你说人间不过是上帝的一梦

梦醒了就了无牵挂

花园里开着各色的玫瑰

露水凝结着夏的余温

闭上眼你就变成了我的远方

而我欠远方一缕婚纱

我想走到世界中去

我想有一天醒来

钟声和海浪

一切都不再遥远

从此

你就是我的宗教

你就是我的童话

我想走到你的

怀抱中去  
我想走到世界中去

灰尘  
寂寞吞噬了一切  
时光退场  
所有的故事都生了锈  
而我还在等待  
风筝和稻草人  
海岸和篝火  
星辰浩瀚  
神明转生  
而我还在等待  
把你的故事讲完

丢失  
在这样一个夜晚  
我们丢失了所有的  
萤火虫和  
诗人  
于是回忆开始  
遥望远方  
风开始怯懦地说谎  
说你还好

城市的街角  
吞没了所有的喧嚣  
一滴幻象  
在我眼前展开  
天使降临  
女神上升  
而我却转向黑暗  
眼泪不被看见  
我听见过往说个不停  
我听见你说再见

灯塔  
让我点亮周游了  
世界的你  
于是我也周游了世界

别回头  
总想起身边走在平行世界的朋友  
我们午夜在各自的窗前碰杯  
我们踏着各自的过往前行

已故  
最后我横尸荒野  
和你一样

失去了衰老的勇气

哈歌尔泽

让我再次遇见你

死神哈歌尔泽

花蕊吐出火焰

在你的刀尖中燃烧

而你就是光

刚好十四行的光

照亮人间

和死亡

月亮带不走的是希望

太阳带不走的是信仰

而你带不走的是爱

是少女转瞬的回眸

是挽歌，是明灯

是唯一的远方

漩涡里的希望

和人们一样

我烧自己的船舶

点燃上帝

灰鸟

大地在雨中搁浅  
花瓣零落  
拾起一支潮湿的灰羽  
归还灰色的天空  
归还余生  
和海潮的回声  
归还你  
我唯一的远方

初夏  
我们路过花园里  
的秘密  
脚上沾着初夏  
的露水  
夏花尚未绽放  
我们尚未长大

世界，朦胧，婆娑  
一切化作颜料  
在秋千和海浪间  
涂抹，发酵，酿造  
云朵氤氲浮游  
你我不再沉睡

归来

一定要是蓝色

蓝色

海或者是天，或者

是幽冥

有什么从那里

归来了

高举月火

点亮繁星

旅途坎坷

唯有高歌

最后

今夜一定有什么

向我走来

赤裸着双脚

踏过泥泞

哼着童歌向我

走来

有时想起海的脉率

有时遗忘

今夜一定有什么

向我走来

从天堂或是地心

向我走来

不然

是风，是沙，又或是尘埃

不然还能怎样

熄灭最后一盏明灯

哄我入眠

再去寻找你的宝藏

寻找你的河原

为月亮，星辰和爱而疯狂

不然又能怎样

也许还能有力气

唱响挽歌

或是童谣

和花开的旋律

闪烁的恒星

回到这诡异的世界

随我降临

依偎在黑夜的怀抱

远望

这一夜



把星空归还星空  
无人的秋千  
在风中不停地摇摆  
远方的海潮落了  
贝壳和海星显露了出来  
被有心人拾起  
又或是遗弃  
归还大海  
归还一本书的最后一页  
远方的风笛响了  
水手低低私语  
带我走吧，就在明天  
我们去彼岸的花园

艾尔斯蓝  
亲爱的爱神艾尔斯蓝  
感谢你给我爱的力量  
感谢你让我在  
黑夜里独自狂欢  
月亮停留在远方  
爱人更远  
于是我点燃了大火  
把距离烧成了灰烬

亲爱的爱神艾尔斯蓝

让我们停止沉睡

停止死亡

吹起你的口琴

撑起你的伞

我们一起狂欢

航海士的梦

发光的海

铺满混乱的桌面

午睡醒来

偏头疼

煮一杯咖啡

加一勺白糖

推开窗子

再也看不见大海

这天夜里

你脱光所有的标签

赤裸地像一只

海豚

潜入海底

发光的海

索菲亚

第一个孩子叫做索菲亚

光与露的孩子

赐福的孩子

沿着山脉一路向下的孩子

失去了翅膀的你

不再能飞翔在乌云之上

采摘一朵野花

唯有你，将属于人间

你不要做自由的鸟

也不要做谁的天使

萤火虫将成为月亮

蒲公英将成为繁星

而你要成为太阳

你要守望明天的人间

结晶

和我跳舞吧洛丽塔

折断一支白玫瑰

庭前的阳光被你

的舞步打碎

和我跳舞吧洛丽塔

白裙子融进琥珀  
一切都不再燃烧  
把时间遗忘

月泪  
时光沉寂，打捞出  
一切的泪水和  
月亮，都随你远走  
远走  
不告一声  
远走

月梦  
孩子爬上月亮  
月亮就  
在梦里发了芽

旧遥  
月亮升起来，春天升起来  
孩子撅着嘴巴  
失手飞走的气球升起来

深海里的  
蓝鲸缓缓游过麦哲伦的航线  
一切深海里的，都在

努力发光，努力上升  
玫瑰花瓣上的国度  
旅人，旅人，你自哪里来  
痛苦的酒滴如月倒立  
在清晨花瓣的每一颗泪滴上

捉星星的塔  
你看，那捉星星的塔  
和被它捉住的人  
你看你自己衣襟的泪

跨越星河的承诺  
行囊，古老的树桩盘成根须  
路究竟还要走多远  
才能抵达星星，抵达你

海谣  
咸水漫了上来，风铃游弋  
墓碑温暖了起来  
时而唱起一首怀旧的歌谣

后来，每天的春天来  
雨的味道倾泻而下  
方圆几里的青草都撑起了伞  
上帝的尸体沉睡于此

献给你，黑夜的女儿  
你看到，每条琴弦  
都生了锈  
你看到光，从水面的  
月亮上升起  
你看到我的皮毛，在南国  
的夜色里变苍白  
而夜色里的，有什么比你  
更加圆满而寂静

启示

水自月幔滑落  
天不再高  
而我回想着冥古宙  
太阳系的往事  
氧，是氧  
驯化了铁  
猩红的大海，河原  
爱人，友人，湖泊  
而我开始思念  
更加久远的过去  
我们骄傲地  
进入黝黑的洞穴

然后发光

以梦为猛犸

银河入海

时间结霜

恒星闪耀

风花雪月

长安，夜色里的灵山

连结着故人的余欢

雪，不期而遇

是一场大雪，吞噬了山月

风是游子的来信

几万年前，第一批走向

山海的游子，来信

说花儿啊，花儿

每一个你，都是

一个世界

महास्थामप्राप्त

愿与光阴

升起和跌落

在人间

鸭不知江暖

鸟不语花香

愿与  
你  
一同照亮  
她的她  
和  
神的神

愿与光明  
一并  
波动和涨落  
在人间  
就在人间  
演奏无数  
的弦  
开合  
拓扑同构  
照亮  
我

江戸の彼女  
寂寞在楼亭前泛起光  
樱花散落  
覆盖了季节的过往  
大雨染灰了砖瓦



弥勒僧匆匆  
女孩子追逐着风  
抹茶の点心  
和晴天娃娃の伤心

等到秋天流走时  
拔出腰间的刀  
割断太阳痛苦的白芒  
插进自己的心脏  
准备迎接最后的大雪  
覆盖一切  
从此，再无江戸  
再无你

切比雪夫写下不等式时的忧伤  
当太阳升起了，我睁开眼  
梦中的你被遗弃在花海  
人群和白色的礼服  
在时光的数轴上泛起波澜  
而我们是误差，你说  
我们是使世界不再完美的误差

当樱花陨落了，我停下脚  
回到梦中花海带你回家

问候和黑色的皮鞋  
路过我们所有离散的人间  
而我们是质数，你说  
我们是和主题毫不相关的质数

### 离歌

别天涯，又启程，  
忽闻捣衣声。  
仗剑十载扁舟横，  
寒泪任西风。

白霜降，红日升，  
奈何年月增。  
送君一曲醉箫笙，  
再见莫相轻。

### 柠檬

毕业那天什么都没说  
留在裤兜的诗歌撕成了洒脱  
林深鹿匿，潮起鲸落  
直到它长大成故事的小黄果  
嗅之清爽，吻之酸涩  
而那酸涩在我的味蕾间闪烁  
  
追逐夏天的猫直到叶落

荡起一个人的秋千直到沉默  
翻着中学日记不问对错  
直到你泪水打湿的那个段落  
披上大衣去看你的星座  
发现每一缕光都曾向你承诺

从前从前有个人偷看同桌  
历史课上为她写下关于爱的小说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篝火  
一路燃进了雪夜长安笔墨的脉络  
从前从前有个爱开花结果  
它甘甜酸涩永远在我味蕾间闪烁

蒙娜丽莎出走  
在阿尔勒的星空下遇见你  
哭泣之前试图微笑  
泪水化作颜料  
在我的羽毛上画下星月  
带你去君士坦丁堡的花海  
去格陵兰岛的夏天  
去山海关看看人间的太阳  
而你却说，想去  
天空之城，去哈尔的移动城堡  
去街角的咖啡店

去藏在童话的最后一个段落  
等待孩子们的发现

献给你那二十亿光年的孤独  
我望着远方的星  
哪一颗才是你  
在银河走丢的孩子  
在星座迷路的孩子  
夜的孩子，乘热气球  
永远上升的孩子

倾听宇宙的诗  
引力的潮汐  
聚变的花蕊，散落在  
裂变闪烁的季节  
行星的磁场已澎湃  
生命苏醒

时间凝固又沸腾  
而我怎能陪你去创世  
你回真空后  
我才不知所措  
末世已路过  
新光倾泻而下

英雄

那天我来到了一个冰冷的世界  
街上的人们议论纷纷  
说一个戴围巾的少年从天台下坠  
跌落成了夜的碎片  
我就从噩梦中哭着惊醒了过来  
爬上天台，遇见了英雄  
白色的风衣，蓝色的披风  
长长的围巾随风飘扬，像小王子  
黄昏的天空很温暖，晚霞和远方  
晚风和自由，连同悲伤  
一同被盘旋的白海鸥带回了大海  
英雄没回头，独自离开  
而我擦干眼泪，不再挽留  
还有太多的世界等待着英雄的拯救

蜻蜓

等到阳光强烈，水波温柔的时候  
你会展开你透明的翅膀吗  
太阳的光矢将会解放，将会升华  
你会睁开你所有的眼睛吗  
大地的雨露将会治愈，将会净化  
你会回望你所有的足迹吗

飞吧，飞过生日的码头和黄昏的麦田  
在淘气孩子的气球上稍作停留  
再起身飞向金色的月亮和纯洁的繁星  
飞过黎明，飞过人间每一首歌谣  
你要幸福，你要一生都在风中自由  
而阳光要透过你的翅膀，点亮我

### 伦敦1992

香烟，烈酒和蓝色的药片  
为你带来了列侬，魔鬼和凯鲁亚克  
油渍斑驳的摩托丢失了前胎  
泰晤士河丢失了溺水的亡灵  
夜色笼罩，辨不清行人的面孔  
低语者烧旧报纸和新约  
跌跌撞撞路过的时候  
也把你施舍的钞票烧成了诗歌  
午夜时分，在这古堡般阴森的城市  
你从阁楼的窗口一跃而出  
追逐独角兽和她

### Surréalisme

一茬孩子老去了  
另一茬孩子正在老去

街角说法语的老人  
说火车和下水管道一样  
说你像个诗人  
说你是眼睛里有星星的人

然后，我看到了  
你换上了那件你最爱的蓝衬衫  
穿上了一条白裤子  
我看到你在麦地起飞  
在那一瞬间  
天蓝霜白

不见不散，如果永远都不再见  
然后你说明天  
我们会开始燃烧  
飞蛾扑火，生死非命  
山盟海誓，山崩海啸  
谈笑风生  
一直到死神飞灰湮灭  
山峦高举月亮  
隆起了一生的倔强  
海潮平铺繁星  
绽放了明天的放荡  
鹿鸣鹿匿鹿再鸣

鲸歌鲸落鲸又歌

浮世如梦，一生悬命

愿你梦中永远热泪盈眶

不见不散

就算永远都不再见

鲸歌

那天清晨你说你会写一部童话

病床的栏杆便为你发芽

阳光刚好，你的笑容美若海湾

驯化了梦里所有的海潮声

那天深夜，你乘业火之船远去

什么都不说，回到了天空

后来的某一天，涨潮了

我退化了手脚，独自潜入深海

清晨，亚特兰蒂斯的

石壁上刻着你的诗歌和日记

夜晚，海上丝路的

沉船里全都是你赠我的贝壳

你看啊，天狼星又点亮了朝霞

你听啊，老船长又歌颂起天涯

在哭吗，是你说远方是家好吗



在笑吗，你看海浪在为你开花  
在听吗，你的故事讲到了哪啊  
可以吗，我做你未完成的童话

### Clair de Lune

离开她之前说了一句  
月光  
便荡漾在了阿尔勒的  
麦田  
里的守望者在思念一个  
老人  
在思念他的金枪鱼和  
大海  
里所有关于人鱼的  
传说  
追溯到该隐和他闪亮的  
镰刀  
刺向宇宙的天花板和  
上帝  
不怀好意地坐在屋顶钓  
猫  
叼起一只沙滩上的  
香蕉鱼

每年都会洄游到它们出生的

月亮

离开她之前说了一句

月光

在山海关

春花秋落，冬虫夏鸣

你说月亮是山原的善缘

我说繁星是海市的海誓

而你看到了，此刻

一轮硕大的太阳从远东升起

诗人所说的明天

也便成了你我的今天

还在哭泣吗，旅人和马匹

风中所有的小孩

从今天起，记得幸福

记得把孤单还给旅途

把忧郁还给纸张

把诗还给时光

你不再能举起光，因为你就是光

日月沉没，繁星飘散

时间冷彻，世界沦陷

末日之海上你扬起了黑帆

别靠近我，别生起火  
别留恋我，别唱挽歌  
混沌之海上你纵身后沉落

天之彼方，深海即明  
涅槃之光，宇宙苏醒  
沸腾之海上你正缓缓上行

轮回初转  
她们对我说——  
别在花开时闪烁  
世上没什么承诺  
只有绽放的落寞

她们对我说——  
别在绽放时挥霍  
人间不需要欢乐  
只需枯萎的沉默

她们对我说——  
别在枯萎时错过  
天堂不再有苦涩  
只有凋零的挽歌

她们对我说——

别在凋零时陨落  
地狱从未被冷落  
唯有花开能恩赦

## Hoppípolla

白霜，亦红亦黄的叶子  
山雀的灰羽和凌乱的马蹄  
在这个季节，一切  
都在降临，一切都正在离开

精灵的低语，太阳的靴  
孩子造的字和挽歌  
在这个季节，一切  
都要告别，一切都加入溪流

年轮失散的木桩，鹦鹉螺  
冥王之心和旧约  
在这个季节，一切  
都在腐朽，一切都未立遗嘱

愿与  
我想世界的尽头一定是  
一个傍晚  
光芒回归大地  
夜色沉降

歌谣和海风吹乱了人间  
的颜色

而我在千鸟起飞  
的地方  
升起彩虹  
而你在万花绽放  
的彼岸  
组成星空

挪威的森林  
在后来的某一个清晨  
我推开木屋的门  
炉火刚好熄灭  
你刚好睡醒  
阳光和积雪洁白了你  
梦境的结局  
从此  
我们劈柴喂马  
而故事里所有的灵魂  
全部复活  
不久之后，春天也来了  
你说，多好啊  
一对温暖的彼此

一个温暖的世界

不圣经

起初

神造光

光便背弃了神

离神而去

自愿去向无限黑暗

为神标记为敌

终元〇年

光唯一的女儿降临人间

以光之名邀请众人

堕入黑暗

因为我们都将变成光

不是吗？她说

Oh My Star

Hi girl may I take you to the bar

Your burning kiss gives me a scar

It's very beautiful, you are

It's very beautiful, you are

May I hold your hand and go far

Or my tears will chase the star

It's very beautiful, you are

It's very beautiful, you are

星耀

而你知道的

燃烧之后会有灰烬

但湮灭不会

在湮灭之后

除了光

就什么都不剩下了

此岸花开

我们唱起渔歌，唤醒图腾

高举火把，点燃月炎

冥河缓缓，幽灯盏盏

风吹此岸花又开

像是最后一次沉默的呼吸

天堂夜昼，地府夏秋

冥河入海，旅人归来

风吹此岸花又开

蓝鸟说

风儿睡啊花儿落

月儿醉啊云儿默  
旅人旅人听我说  
曾有恋人打此过

风儿醒时花儿硕  
月儿明时云儿破  
海的儿子把情说  
草原之女把裙脱

秋冬起身春夏卧  
十年之后十年过  
木琴尚吟她赤裸  
马尾犹记他承诺

爱无言潮起潮落  
梦不回乌兰巴托  
旅人旅人下马坐  
别离的话别再说

万月  
夜下  
所有往日的灵魂  
带着各自的月亮  
回家来了



收起翹羽  
隐去光环  
所有的灵魂，都  
回家来了

星空的孩子  
以月为家  
世界就在仰望时  
倒立  
在下沉的瞬间  
发光

她  
像是神话，像是传说，像是  
在创世之初我就被她迷惑  
为她堕落  
像是异世界的天使  
六翼，白羽，送她我的心  
形似甘果

她若沉默，我便承诺  
让我带你飞离一切神为你指定  
的爱情和命运吧  
祂还有太多太多的世界要

创造和拯救

而你就是我的唯一

嘿，宝贝别哭

我们去涂抹信仰，去播撒生命

去亲自设计每一个

孩子的图腾

去勾勒天空，去组成彩虹

去保护属于自由的一切

秋水

向晚抚箏，竹林斩西风

隔岸送舟以绝情

蜉蝣撼天以改命

剑指雪峰，笔落断离声

三千花陨吹佛僧

四万鬼神夜秉灯

海妖

有时追问起世界的原本，有时爱

有时吹起旧谣，有时想你

我在海市的无尽街灯下许下海誓

我在信仰的永恒洗礼中有时心痒

有时会放弃，有时忘记  
生日的九月和黄昏的祝福，在  
大海的中央，倒影着月火  
你升起，我降临

时间浅底  
后来的某一天，大海终于逆流而上  
淹没了整片河原，直奔高山  
最终抵达星星  
和依旧在旅途中朝圣的灵魂  
再见我时，我将变成光  
六翼，白羽，遍刻着诗文和伤痕  
拾起一颗明澈的螺，我就  
见到了你，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季节  
和大海一样，最后连时间也  
逆流而上，洗净了我们所有的故事  
你还能听见吗，我的诗歌  
如果今夜我漂洋过海，唱着史诗去看你  
见你诸神环绕，见我百鬼缠身  
而在时间的浅底，你我都将是挽歌

鬼彻  
故文几本，酒尚温  
往事遁入空门，梵音惘闻

若你再问，我默认  
江北已无故人，无谓诗文

明月绝伦，泪无痕  
足迹入地生根，寒夜已深

待你无恨，我转身  
携子御风逐蜃，蝶羽纷纷

日蚀  
光与风中的少女，白衣朦胧的少女  
在冥河洗去你的鲜血时，我就  
想起了你该有的样子，神和天使  
本该眷顾的样子  
而如今，我又能为你再做些什么  
除了递给你那本纯黑的童话  
再看着你褪去自己洁白无瑕的灵魂  
戴上黑色的假面和王冠  
于是我只能向你俯身，任你跨上我的  
身体，化身成一匹纯黑金属打造的战马  
再展现出金属的翅膀和头顶的铁角  
心脏中燃烧起创世和天启时的赤色火光  
而这便是宿命，只待你一声令下  
我们，征服天堂

我们像小说里的悲剧人物一样  
你们会原谅我吗，故事里的所有人  
海浪，婚纱或是别的什么结局  
比如说街灯，又或是安康鱼和月亮  
以及一切代替诗人发光的柴火  
会原谅我吗，所有的名字和往日的灵魂  
直到最后我也没学会写诗  
曾经我们不分白天黑夜烧着垃圾和旗帜  
如今喷涌出的只有苦水或体液  
如果今夜我打开冰箱，取出所有的朗姆  
候鸟会不会冲破窗子带我飞去北方  
又或是肆意啄食着我所剩无几的蓝羽  
和被矿泉水浸泡过的诗集，原谅  
我，今夜背叛了年轮里所有的远方  
厌倦了神谕中所有的故乡  
一个孩子的心愿  
你有多久没再流泪，无论是鳄鱼  
的眼泪，还是鲁伯特之泪  
你有多久未曾哭过  
你又有多久，没再推开窗子  
而我想象着  
天空开始飘起发光的白羽，大地上升

美好国度里的女神

长发随风，头戴光晕，霓虹披身

俯身亲吻，你

泪光闪烁之间，看见世界的尽头

所有的孩子都遗弃了书本

所有的大人都想起了亲吻

而我在影中隐喻着抵御死亡的方式

在光中庆祝着你的生日

在银河的旋臂上

七夕快到了，我想起去年此时，她吵着和我要礼物。后来我想，那时她口中的礼物大概指一串珠宝或是一首情诗。可当时在听到礼物的那一刹那，我竟想着去沙滩上寻找香蕉鱼，送给她。

后来我选了珠宝作为礼物送给她，但她好像并不开心。当然，是那家以Z开头的珠宝店里廉价的珠宝，那时我就想，或许我再有钱一些就好了。在她闷闷不乐了一周之后，我才从她口中得知不开心的原因。

她说，她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一首情诗。

我说，猜到了，其实我本来也想送你情诗的，但总觉得它比香蕉鱼还难得到。她问我香蕉鱼是什么，我想了想，没回答。

玛丽亚女士是我的导师，是一位来自南美洲的学者。当然，我不可能从导师那里得知如何获取一首情诗，因为导师只负责指导我的学术。不过，或许我可以请玛丽亚女士教我西班牙语，那样的话，写起情诗来或许能更方便一些。有时我会见到导师的儿子，十二岁的弗朗西斯科。好几个下午，我都见他在我开组会的地点直勾勾地盯着苹果电脑。有一次我向他打招呼，却把他吓了一跳。

我问他电脑上有什么有趣的吗？他低着头，没说话。我问他，你会写情诗吗？他说了句不会之后，就离开了。

后来有一天，弗朗西斯科跑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把苹果耳机递给我，要我听一首歌。我听了，感觉还挺振奋人心的，但是用一种我没听过的语言唱的。这是什么歌？我问。他吐了吐舌头，跑掉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苏联的国歌。

我也想过，从朋友那里获取帮助。于是在一个下着雷暴雨的夜里，我给一个朋友发了一条消息，怎么写情诗呢？他一个星期后才回答，他说，养只猫就知道了。当我再问他，为什么养猫等问题的时候，得到的回答都是喵喵喵喵了。我自然不能养猫，不是我不喜欢猫，而是她因为童年的经历，对猫有阴影。实际上，猫是我第二喜欢的生物，香蕉鱼只排第三，第一名是赛尔纳迦。

后来我又问另一个朋友，问他，如何在不养猫的情况下学会写情诗。他说有点难，不过他又说他有一个朋友应该知晓答案。我连忙向他询问他口中的朋友的联系方式，可他却问我会不会苏美尔语。我说不会，他说那算了，他的那位朋友是只说苏美尔语的。

直到秋天，我依然没有思路。

实话告诉你，我发现诗和情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我是世界末日那天才明白的这个道理。世界末日发生在2012年的冬天，那一天，我第一次通过网络认识了她。那天她说她看了我的诗，很喜欢，然后开始和我聊天。我清楚地记得她问我，有没有给女孩子写过情诗？我说没有。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我明白了我会写诗，但不会写情诗。因此，诗和情诗本来就是两种东西，就像是中央公园里的鸭子和沙滩上的香蕉鱼。

冬天快来临的时候，我决定好好梳理一遍从我识字到写诗的历程。虽然跟情诗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或许能起到间接的帮助。

小时候的记忆大多都是碎片化的，只是依稀地记得那些不及格的生字听写和语文试卷，和那些无趣的课文。当然，除了课文之外，还有老师布置的课外阅读，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了。读它的时候，我总会感到异常头痛。

所以，我本就该是和诗无缘的。但三年级暑期的写作兴趣班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因为是兴趣班而不是补习班，所以老师在第一节课就宣布，随便你们写什么，最后一课交上来就行。然后老师在课堂上就没再教我们些什么，而是让我们自由讨论。

在尝到自由的甜头后，我发现写作和作文是完全两种东西，或许其中的差别比情诗和诗还要大。

随后的历程就很是平庸了，先是各类杂志，然后是读者卷首语（撕了）、《三重门》《一座城池》《长安乱》，然后是古诗词鉴赏、《庄子》《飞鸟集》、海子的诗、顾城诗集、北岛诗选，再然后是荒原，嚎叫，《如果我遗忘了你，耶路撒冷》等等。有次和她谈起海子的时候，她说，海子就会写情诗，你可以学他。我就告诉她说，海子那些真的不是情诗，而是诗。

后来我因病住院，里面的医生让我停止服用百忧解，然后给我开了碳酸锂。出院后，我开始热衷于参与一个附近的教会的活动。有时在敬拜结束后回到家里，服下碳酸锂片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起医院里的一个病友。那天我问他，你知道香蕉鱼吗？他说知道，还说他刚刚把一只香蕉鱼丢到马桶里冲走了。

当然，他说的话我并未放在心上。住院期间，我只在意那位拉丁裔女诗人病友。在和这位诗人的第一次谈话中，我问的是如何写诗。诗人没告诉我，而是教了我很多种语言。当然，只是“你好”“谢谢”“再见”之类的最基本的词汇。虽然答非所问，但我还是挺开心的，毕竟学会了很多词汇，还知道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并不一样。

和这位诗人谈论了几次和情诗完全无关的事物后，我终于勇敢地向诗人提问，如何写情诗。诗人没有回答，而是简单地告诉我，让我回到我写作的起点。当天下午，这位诗人就被转去另一家医院了。

出院之后，我就试图回想我写作的起点，那些三年级暑假的兴趣班上的经历。我想起，那时我有一个黄色纸张的护眼作文本和一只自动铅笔。我和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写作小组，在创作自己的作品同时，我们还彼此交流，把别人创作的角色和故事也放到自己的文章里。有时，我们也会争吵，但不会打架。争吵之后，便坐下来好好商议，然后大家一起构思出一个谁都认可的情节。

可惜，那本作文本早已不见了，而我也想不起当时到底写了什么样的故事。只记得似乎是科幻，和星际航行有关。所以说，那位拉丁裔女诗人是要我回到这篇早已经被遗忘的小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吗？还是说要我回归到那种自由写作的状态？我并不知道，有时在祷告时，我会提及此事，希望上帝赐我智慧。



曾经有人告诉我，上帝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还有脸书的账号。我对此感到些许怀疑，因为在我添加了几位牧师为好友之后，脸书就开始向我推荐一些异能人士，甚至有一次还给我推荐了一个头像是外星人的好友。那人一直用一种我没见过的符号向我发消息，好像真的是外星人一样。不过我很快识破了这人的把戏，我想既然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就一定是被人类编码了的语言。当然，我的手机上并没有安装该语言的输入法，我只好用表情包与之交流。本来想用赛尔纳迦的表情包，可突然看到一个猫的表情包也不错，就用了猫。

直到今年春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依然没能找到写情诗的方法。但不知不觉中，写下了不少诗。我把它发表在网上，就被邀请加入了一个诗人组织。组织里的人成天到晚都在群里讨论一些创作诗的原理，却从未提及情诗。有一天，他们在群里讨论，中央公园的鸭子在冬天去了哪里，我就告诉他们说，冬天鸭子们在住院。

初夏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神秘的人在一个山洞里点起了篝火，各自携带着自己的故事，在交流，在融合。他们语言不一，种族各异，却畅通无阻地交流着。而梦中的我是一个怕光的幽灵，竭尽全力也没看清他们共同创作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或许是旧约，或许是山海经，又或许是别的什么。总之，只是一个梦，一个同样不能启示我如何写情诗的梦。

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的我身处黑夜里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我问月神伊楠娜如何写情诗，月神说，情诗就好比这两条河流，其中幼发拉底河象征着征服，而底格里斯河象征着驯化。

第三天夜里，我没睡觉，在看DC的守望者。其中，喜剧演员这名角色总是让我想起一个每次喝醉都自称演员的朋友。这人总说，当人们不再敬畏上帝时，他就扮演上帝；当人们不再忌惮魔鬼时，他就扮演魔鬼。他还说，每个人都有职业。后来我想起，大学文学社里有一个厉害的诗人学弟，大家都尊称他老师，想来这便是他的职业吧。

所以，到底情诗怎么写呢？我依然不知道。要不今年，我还是去捉香蕉鱼吧，我想。

我看着她的背影，瘫坐在沙发上。想着香蕉鱼，想着猫，想着赛尔纳迦。我打开门，走到阳台上，开始观察起漫天的繁星，心想，乌尔纳到底是在银河的中心，还是边缘呢？这时，一只猫也来到了阳台，它说它叫卡米，喜欢吃香蕉鱼，然后举起爪子，给我指明了乌尔纳的方位。

终于，一些记忆开始浮现——

冥古宙时，我在一颗红红黄黄的星球上搭起帐篷，遮挡着陨落的流星。而她缓缓降临，通体透明，闪闪发光。我说我好孤单，想和她在一起。她却说，她要融入大地，而我要升入天空。

她说，会再见的。

她说总有一天，这颗星球会开始变蓝，然后开始发光。而到那时，我们就会在星空下再次相遇。

我没说话，独自搭上飞行器。我想，总有一天，我会顿悟，会返航，会在银河的一条旋臂上发现一颗发光的蓝星。我会降落在夜晚的沙滩上，会看到她在海边捉了香蕉鱼，送给我。

在银河的旋臂上

和你一起数星星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

错过了你，我会怎样

是不是也会消失在那座城市的街角

再被北去的列车带去冬天

而在北方的冬天里

平安大道的醉汉，或是中央公园的鸽子

依旧会悄悄地告诉我

其实，我们在2012年的冬天都已死去  
而那时我就想哭

想起在末日那夜，毁灭发生的那一瞬

我在无数平行世界的交叉路口处

错过了天堂，错过了你

而故事的最后，我是不是也会变成光

在银河的另一条旋臂上，找到你

百鬼夜行

元日的钟声迟迟未能褪去

上弦月照亮了京都一代

尚未绽放的樱花

就像你应该知道的那样

我在人群中又

寻找了你几千年

从开罗到巴格达

从长安到京都

从白昼到黑夜

诸神黄昏，百鬼夜行

而关于黎明的故事

从来都只属于你

北回归线

夏至那天，你长出黑色的翅膀，从

遥远的童话中的北方出发，飞过无数的

影子，降落在正午的北回归线上

白昼吞噬着一切，夜空，你的翅膀

你的黑眼睛，和你的影子

你在入夜后复明，夜里依然不见你的影子

女王

这天夜里，所有的旋律都把我引向你  
在阴暗的地下，根须  
缠绕着，扭曲成了一个通向你的漩涡  
我的女王，年轻的女王

和妖精们一样，我为你带去了人间的  
光芒，童谣和梦境  
我用大地的芬芳，拭去了其中的苦涩  
却无法拭去你淌向人间的泪水

几千年了，我年轻的女王，你知道的  
尘封的人间已是锈迹斑斑  
你那羊首的神灵，还守候在迷宫的出口  
一无所获，而你要知道  
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全人类的女儿  
在诸神的葬礼上任性地发芽

错过

那一夜，我和阿姆斯特丹  
一起在车站  
等你  
夜的悲伤被燃烧的郁金香驱赶  
逃到北方的时候

她不小心惊扰了那里的风车  
红头发的瘦哥哥也从油画里踏出来  
陪我和城市一起  
等待着今夜的苦艾酒或是你

可当列车到站的时候你并没有下车  
你说  
你要去更远的地方  
你说，和阿姆斯特丹的往事一样  
世上所有的爱情  
最终都会沉入孤单的海底  
到那时，人间所有的错过最终都  
会在星空中  
相遇

泸沽湖  
湖水漫上来  
我想起了一首歌，或是一个  
故人  
却不曾想起湖水对岸  
衣裙轻飘的  
你  
  
白昼还很漫长

漫长得让人绝望，你说，你  
是那颗星  
你要回到夜空，从湖水中  
升起，然后再沉入  
湖底

泪  
巴士上的你一路无言  
眼角的泪水  
就这么混入了我诗和远方

就好像你在说  
黄河的每一滴水都要向东  
而你的泪水偏偏要向西

你和你倔强的泪水一起睡着  
我就轻轻地唤醒你  
兰州到了

往事  
那一年，你  
和西西里的葡萄一起  
成熟了

人群匆匆

我在港口写生你的侧脸

却只画下黑夜的轮廓

消失于夜的尽头

的你是黑夜的女儿，你

回家了

新月

那一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上的新月，升起来了。

远处的，火把时明时暗，亚伯拉罕

的族人和商队，也抵达了。

广袤的国度里，黑头发的苏美尔人

正在庆典上歌舞，致伊南娜。

她说，西边的幼发拉底河象征着征服，

而东边的底格里斯河象征着驯化。

夜色渐渐在人类和神明间聚合并凝固，

她说，月亮终将消失于星海。

那一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上的新月，升起来了。

致爱丽丝

当飘着黑羽的夜色沉降下来  
渗入土地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你，爱丽丝  
夏夜里一直在窗前弹琴的爱丽丝  
记得那个夏天我们  
和海浪与雕塑一起住在北方的  
达里尼市，她和远方  
都在为你守住不曾说出的秘密  
爱丽丝，你是否还会想起  
那个夏天的最后一夜  
我终于翻过栅栏，来到你窗前  
递给你一首黑夜的诗  
你却用它擦拭着黑夜的琴键，你说  
我们一样，都是幽灵

满洲里

当无尽的光芒被  
一层层剥落  
世界  
就只剩下北方了

二次量子化

你知道的，  
关于存在和湮灭，



关于我，  
关于冰封的狄拉克海。

鹿匿

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故事的  
最后一行

你停止了哭泣，多美啊

你想

结局一定要是一个风起的春天

樱陨三千

你想那些风中凌乱着的花瓣一定  
是一只小鹿的脚印

是她

来过你身边的证据

于是那一天，你把故事带走

直到你走过了

人间无数的花期和雨季，才写下

林深鹿匿

鲸落

最后，连天空也落寞了下来

同深海一起

默念着寒冷，空虚和黑暗

于是你的孤单便不再是

一座孤岛  
而是一只丢失了灵魂的蓝鲸  
在倒映的星空中  
沉降  
直到你厌倦了深海所有的  
童话和传说  
直到你遗弃了你一生  
所有的幸福  
只留下坐在月牙上的人，听  
潮起鲸落

芒  
我去了遥远的拉格朗日点  
去探测  
诗歌，太阳，芒，痛苦和你  
两手空空的你  
——海子30周年祭

一只白鸽飞过斯大林广场  
亲爱的爱列娜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家  
还是继续和那个叫做  
尼古拉·伊万诺夫的男人鬼混  
天冷了

爱列娜，记得穿上你的大衣  
他们只热爱你的赤裸  
只有我关心你的体温

你知道吗，爱列娜  
此刻我们的小维拉睡着了  
可她却和我一样  
一遍遍地呼唤着你  
我想如果你是一只白鸽  
我宁愿你沉睡在沙滩  
而不是孤独地  
飞过这个时代一个又一个谎言

诗格洛斯小姐  
亲爱的诗格洛斯小姐  
我不知道你的样子  
和你的故事  
只知道你来自大洋的北边  
每年春天  
你就和那些让人发狂的花朵一起  
目送远航的风帆  
和迁徙的精灵  
  
亲爱的诗格洛斯小姐

你把金黄的玫瑰  
插在你床前的瓶子里  
在你睡着的时候它就为你燃烧  
热爱节日和星空的是花火  
见证童年和爱情的是赤裸  
而你是阳光的承诺  
是一切花朵和冰雪的高歌

逆行  
那一天，你身穿黑色的风衣  
在黎明前穿行于人间  
黑色的大雨渐渐停止，云层散开  
晨星给你指引方向  
又最终坠落  
点燃创世以来的地心之火

太阳迟迟未能升起  
圣彼得对反叛的你们爱莫能助  
是烈酒，是子弹，是挽歌  
陪伴你们从地心升起  
就在这黎明之前永恒的星空中  
炸裂

母星

夏

夜色沉降，银河缓缓流过天际，  
萤火虫撞向你的身体，  
草丛里有什么低低私语  
向你发出不切实际的邀请。

轮转，无限的轮转之中，  
你看到无数的影子  
在街灯下被拉得好长好长，  
如花瓣般四散。

是你找不到四叶草的叹息，  
唤醒了我启程的冲动，  
是你看不见守护神的目光，  
点亮了我燃烧的信念。

于是我们在不同的时空中相遇，  
在葡萄架下一起沉默地倾听。

秋

金色铺满大地的时候，  
蘑菇在路边优雅地探出脑袋，  
你唱着一首儿时的歌谣，

任由阳光一步步退入黑夜的深渊。

你说你看到了夜色中宁静的小镇，  
我说我听到了黑暗中荒凉的村庄，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就把争吵还给这个宁静而荒凉的夜晚。

你说路的尽头就是海，  
我说海的尽头就是天，  
你说天的尽头就是夜，  
我说夜的尽头就是你。

我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  
以至于谁也没听到树林里的低语者。

冬

荒芜覆盖了整片大地，  
空气中弥漫着木炭的芬芳，  
街灯沉默地照耀着积雪，  
寒冷把我们关在屋内。

繁星从夜空中闪现，  
又终将消融于黎明的曙光，  
就像守夜人的烟火，  
永远逃避着光明。

而我们就在温暖的房间里沉睡，  
梦就在我们身体里发芽，  
有的长成了翅膀，  
有的长成了尾巴。

有梦的时候，我们没有眼泪，  
有眼泪的时候，我们没有叹息。

春

如果，你可以把耳朵伏在大地上，  
你就会听到树木抽枝发芽的声音，  
花骨朵之间彼此争吵的声音，  
和孩子们自由奔跑的声音。

夜色在你我之间流淌，  
在你我心中澎湃，  
在没有灯火的夜晚，  
每一个星座都在讲述它自己的童话。

夜风吹过绚烂的樱树，  
花瓣就像离家的孩子那样，  
在风中飘摇，  
在只属于它们自己的夜色中启程。

而你是明灯，是爱情，

是生命，是我唯一的母星。

### 维京式葬礼

再次起航，你将是一团燃烧的火，  
在天际线将下沉的星斗点燃。

### 飞鸟

黑夜里你白色的羽毛绽放于天际，  
和枯萎的植物一起，  
等待黎明，  
等待漫长的白昼。  
白昼里你黑色的眼睛里有一片海，  
在荒山的另一边，  
漫漫长路，  
的另一个温暖的尽头。  
在城市中迷路的鹿  
那刺痛着黑夜的繁华，  
刺痛着你无畏的年华。